

世界文學全集 19

魯濱遜漂流記

狄福 著



世界文學全集 19

魯濱遜漂流記

狄福 著



魯濱遜漂流記

世界文學全集 R^{①⁹}

著者	狄	福
編選者	遠景	編輯部
發行人	沈	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
	郵撥：1 0 2 2 2 1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	
	電話：3 9 4—1 9 6 0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
	台北市興寧街 24—9 號	
定價	新台幣 70 元	港幣 12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7 年 5 月	
再版	中華民國 70 年 3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

離家

我自一六三二年生在約克城中以來，從沒有做過事情，但是在我的心裏，却充滿了許多旅行的念頭，我受過家庭教育 and 鄉村義務教育，我的父親還教我去學法律學，但是，我除了航海旅行外，一切都不能使我滿意，因此我終於違反了父親的命令，去實現我的理想，這多於一切禍患生涯的開始，正像是不幸的天性催逼我去的呢！

我的父親，他早知道我的計劃了，幾次的勸導我；有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去，他激烈的和我談着這航海的事，並且細問我的理由；這一種理由，自然是和白雲一樣的飄渺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，不過，假使我不離開故鄉，肯專心的努力事業，我想一定很有希望，而能快快樂樂的過着生活。

父親見我沒有回答，便極於懇摯勸戒我，不可效法兒童的舉動，一切他都能替我做；若是我聽他的勸戒，——因為他並沒有鼓動我航海的思想，——對於我將來的不幸遭遇，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；並且他更預斷的說，假使我永遠執迷在這種愚笨的行爲上而不知反省，上帝亦將不願意保佑我，我將會達到一種無可挽回的地步。

我聽到他最後一句預言，他的眼淚跟着流了下來，當他說到那一種無可挽回的地步，而那時誰亦不能助我的時候，他感動得有許多話都不能說了，他的愁緒塞滿了心胸，他告訴我，不能再

和我多說了。

我受了父親極大的感動，不覺就在家中住下了，可是沒有幾天以後，我的航海的念頭又復活了；我決意在幾個星期內瞞着父親，去過理想的漂流生活，我要慢慢的尋一個有機會的日子。

但是我不能瞞住我的母親，所以我告訴她我航海的目的，完全是在於遊歷世界，如果她給我去向父親說，許我這一次，以後如覺得不合意，回來的時候，決不再有這種思想，我將決定對事業加倍的努力，償還我所虛度的光陰。

我的母親很反對這樣去向父親說；但終於她把我說的話完全向我父親說了，父親十分反對的問着她說：

「這孩子住在家中，正可過着舒服日子，如果照他的計劃去行，他很可能變成一個不幸者，我決不准他出去！」

但是不到一年之後，我在一位同伴的父親船裏當着一名水手，這船是駛向倫敦去的，我沒有給父親母親知道，也沒有求上帝的保佑，更沒有去想自己此行的結果怎樣。於是，只有上帝知道的，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，我就上船到倫敦去了。

我們的船剛駛出亨勃港口，風浪突然加大起來，我是從未經過航海的。我的全身感覺着萬般痛苦，心中非常的恐怖。這時，使我想起以前的事情，一幕幕的在我的眼前閃動着：我不應該瞞着我的父親，離開家庭和放棄我的責任；父親的熱淚，母親的哀泣，使我非常感動的受着良心的苛責——責罰著自己藐視忠告，不安心守份的過着舒適生活，和忽視父親善良的勸導。

風浪的凶勢漸漸的愈趨愈大了，但在航海裏來往多次的人，覺得這些風浪並不算得什麼；不過因為我是一個年輕的水手，沒有一些航海的經驗，覺得每起伏一個波浪，就像要把我們吞下去

似的，不能再生存在世界上了。這樣波浪洶湧的海中，真是够使我恐怖呵！我立着許多誓和決心，祈求上帝赦我這一次的航海的生命，假使有一天給我躺在陸地上，我立刻奔回家去，永不再投入這航海的生涯；我從此聽從我父親的勸告，此後決不再有這些思想，增加更多的煩惱了。

第二天風浪却平靜了，陽光照在一平如鏡的海面上，這真是一幅絕美麗的圖畫，——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風景！看那陽光在黃昏時候明朗的落着；有一些些海風微微的飄着，我雖終日暈船而不悅意，爲了風浪的減少，和欣賞着這樣美麗的景緻，我已漸漸的有些慣常這種生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很安靜的躺在甲板上，我感到非常愉快。我凝目瞧着那茫茫大海，又覺得很稀奇：在昨前兩天是這樣的狂暴和可怕，而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，忽變得如此平靜而美麗……我幻想得正在出神，我的同伴忽然跑到我這裏來，——他就是引誘我出走的人，——他輕拍着我的肩膀說：

「你昨晚受了驚駭吧？是不是？那還是一陣微風呢。」

「你說一陣微風嗎？那是可怕的狂風呵！」我說。

「狂風，」他接着說，「這算不得什麼，我們對於狂風並不在意，至於你呢，因爲是一個新的高手，所以覺得恐怖了。好，來罷，讓我們喝一杯酒吧，好使一切忘懷。你看，天氣多麼高爽啊！」

這一晚上我喝得半醉，把我以前的悔恨，和對於將來的決心，都完全忘記了。我在海面平靜，風浪減少時候，總之一切的思想都會忘去的，我又恢復以前的思想；而在危險的苦難裏，所立的那些誓言和許願，更不在心頭了。

2

我們的船沉了

我們到了耶摩斯魯地方，船在這裏必要停泊幾天。到這裏正是在海上的第六天，風浪依舊非常平靜，但是以後一連幾天都是逆風；在這港口，必要遇着順風，方可向海裏一直駛去，這幾天就有許多牛宮來的船同泊於一條線上。

船在這裏停泊四五天，風又吹起，而且吹得愈加厲害了。本來我們船上的錨具等物，都很完好而且堅固的，所以同伴們都很安然的過着海上的遊嬉生活，或是休息；但是，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風勢突然轉劇，颶的非常勇猛，我們趕快收了第二節桅杆，一切都佈置妥當，才算安泊無事。到了午後，波浪突然大作，一齊打入船中來，這時我們的船錨已經脫離了。大家都着慌起來，船主連連吩咐拋了大錨，於是我們在前面拋下二隻錨，盡其所長的一直伸到海裏。

這時的海風跟着風浪愈轉得狂烈了，船上一切的人的面上，都現着驚駭與恐怖，船主是盡心竭力的保護着這隻船，可是，當他在我艙房旁邊徘徊的時候，我聽出他很悲哀的向他自己說：

「上帝！請可憐我們吧，我們快要完全失散了！我們即要滅亡了！……」

我迷朦的睡在我的臥房裏，聽着他這樣很悲哀的說話，這時我的心境，是紛亂得不知道怎樣描寫出來。我恐懼的往外面看，這一幅淒慘的景象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：海浪似山一樣的高大，隔三四分鐘不斷地撞上我們的船上來；靠近我們的二隻載滿貨物的船，帆柱已經給風吹斷了

；我們的同伴，更大聲喊着，在距離我們一里路的前面已有一隻船沉沒了，還有二隻脫錨的船，沒有方向的在海浪裏亂撞……。環顧四週都是一片淒涼恐怖的景象，將近黃昏時候，我們的船主將船上的桅杆都割了，否則船便要沉了，於是使船上空無一物。

在這種危險萬狀的環境中，我回憶起我先前那種翻覆不定的痛悔，一切都任其自然而不過問；但是，罪惡的死神還沒來臨，狂風海浪是不斷的向着我們打來，這一次的景象，是連所有的水手們都承認是從未見過的。因為船的裝載過重，水手們時時喊着要沉的話，雖然大家心裏都在祈禱着上帝保佑，但是，船是每一分鐘都有下沉的可能。到了夜半，果然有人發覺船上有裂孔了，又有一人報告船艙裏已有四尺深的水了，於是大家忙着幫同抽水。這一片呼喊之聲，我聽了覺得一切思想都已頹喪，昏然不知的倒在自己的床上。

但不多時，我在迷糊中却給他們把我喊醒，叫我幫他們抽水；我不覺提起精神，跑到抽水機那裏用力的工作着。這時船主遠遠看見二隻小煤船，在海中飄流，並將駛近我們這裏，船主忙吩咐放礮以示事之危急，我以為是船破裂了，或是出了其他可怕的不測事了，我於是驚駭暈倒於地；大家都忙救護自己，還當我是死了，任我躺在地上。但我過了一會，已慢慢的自己蘇醒過來。

我們還是不斷努力的抽着水，然而水是漸漸增多起來，這只船是立刻就要沉下去了；船直接連的放礮求援着。有一隻飄流我們相近的輕船，冒着險來援救我們，當我們登上這隻輕船，將近俾脫登尼水的時候，就看見我們的船沉下去了。水手們對我說船在沉的當兒，我因為想起當時他們要我登上輕船，假使我仍舊在自己船裏的話，我是已經死了！我恐怖着驚懼着，我簡直不敢去望一望那隻沉了的船。

船是漸漸向岸的那邊推進，我們看見岸的時候，許多老百姓們奔跑上岸來援救我們。我們

到耶門，在這地方，我們是遭難的人，受着他們慇懃的款待，——待我們像高尙的商人或船上的主人一樣；並且給我們許多錢隨意我們到倫敦去，或是回故鄉去。

那時要是我回到我的故鄉去，該是多麼幸福的呢！但是，我仍是固守着我一貫的惡劣的念頭。這一種固執是沒有什麼可以相敵，雖然在我理智清醒的時候，我想應該一定要回去；可是不知怎麼，我可又缺乏這一種做的勇氣。自然這都是因為我自己不能和劣根性相敵，始終催迫我去反抗自己的理智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！我於是由陸路行到倫敦，在路上仍是有許多思想互相鬭爭不定，就是回家呢？還是航海？

回家嗎？我想一定會受隣人的譏笑，我非但羞於去見我的父親和母親，並且更羞於去見別人。所以我不便回去的思想，依舊繼續下去，我於是把自己經歷的危險和可怕的災難，都在胸中消滅，回家的念頭，亦跟着打消了。

到倫敦後，我天天注意着一切航海的消息，不久，終於我重走上一隻往非洲的船，又開始我的航海生涯了。

3

屈服

當我動身的這天，船主聽得我說有意遊歷世界，他很贊成。他告訴我，如果我永遠隨着他航海的話，是可不必要我經費的，他還教我攜帶貨物，探明了這貨物的銷場，還可以賺筆錢哩。我很感激他的好意，我知道這船主是一個很誠實而且有信用的人。這時我身邊有四十鎊錢，這四十鎊錢是和我通信的親戚所送給我而陸續聚起來的；我於是把這四十鎊錢買了許多玩物和其他細少的用具。我一路去航行，居然賺了一筆錢。

我對這一次的航行，可以說是冒險生涯的一種成功，我很歸功於這個誠實的船主；他並且給我獲得許多關於一個水手應有的常識，簡直把我造成一個上好的水手了。

但是這次的航海，因為天氣酷熱的緣故，使我大發瘡症，也算得是不幸的事情了。而且更不幸我的朋友——船主人，到了碼頭就死了，現在的船主，就是我朋友的從前的副手。但我仍舊搭在那隻船上，我只帶了一百鎊簇新獲得的財產，其餘的完全放在我朋友的孀婦家裏。可是這回的航行，我竟遇着好意的不幸了。

在一天的早晨，我們的船駛向芙蓉島進發，忽然有一隊土耳其的海賊在後面追着我們，他們愈追愈近，到下午三時，他們已經趕上我們；我們拿八尊礮對準着他們射擊，他們一船二百人也一齊射發槍彈。我們可幸沒有受傷。於是我們更嚴密的防着他們再來偷襲。當我們在船上的側面

另一部埋伏的時，他們來了六十個人跳上我們的艙面，割去蓬索，但我們用細彈丸，短槍，又第二次擊退敵人。我們死了三人，受傷了八人，可是，事件的悲慘出乎意外的，末了我們都被征服，全船的人全被捉住了。

他們的待遇並不怎樣恐怖，但我是做了他們的奴隸，因為我很年輕，靈活，正巧合他們的生意。在這種遭遇裏，我是完全被屈服了。

現在我想起父親的預言，果然應驗了。這時沒有人苦難裏會來救我，這天降的禍災，是臨在我的身上，我將死在這裏永無生望了。

我的新主人，把我帶到他的家裏。我很希望有再和他一同航海的機會，在航海裏他們也許有一天被西班牙，或葡萄牙的兵艦捉住，我就可以自由了，但是這期望，竟成了一個泡影，因為當他們再去航海的時候，是着我看管他的花園，像他家中一切僕人一樣；而在他們從巡邏回家的時候。又把我喚上船去看管他們的船，一些自由不得。

我在這樣的環境裏過了二年。我常常想設計逃脫，可是我的環境沒有一些可以脫逃的機會。這事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，因為奴僕們沒有英國人，阿列希人，或蘇格蘭人；我唯有以種種幻想藉作自娛，無論如何我沒有實行這逃脫的勇氣。

二年以後，我的逃脫的念頭又復活了。這時候，我的主人很多日子都是在家裏，如果天氣晴朗，從前每一個星期，總要出外一二次，裝置着漁具出發去捕魚；他常常帶我和一個年輕的馬爾財哥和他一個摩爾親戚同去替他划船。我捕魚的技術算是很好，常常替他捉得一簍子魚，他因此非常快樂。

有一個多霧的早晨，乳白的霧網，是一片茫茫的，在離岸只有半里多路，岸上的一切景物都

籠入霧裏瞧不清楚。我們是划着船去捕魚，但是錯了方向和路程，我們工作了一個日夜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們才知道走錯了路向，划到離海岸至少有二海里的外海去了。我們費了許多力氣，才得再划到邊岸來，我們一面迎着海風，肚裏都不覺十分餓了。

我的主人，自受了這一次災殃之後，自然更謹慎的保護着自己了。但是他仍舊出去捕魚，他吩咐船上的木匠，在天艇中間造了一個小房艙。在房艙後面留一個地位，藉以拉轉帆索和把航用的，前面則留一塊二三個人站立駕駛的地位。艙裏的地位非常寬暢，有一隻饌桌，饌桌裏有幾隻抽屜，裏面放着麵包、米、咖啡、和他所歡喜喝的酒。現在他每去一回，必帶一個指南針，並帶足食糧，同時還幾乎每次都帶我去，因為他很贊美我的捕魚技術。

有一天，他又將出發去遊玩和捕魚了，帶了二三個很有聲望的摩爾人，並備了很多的精美食品款待他們。叫我預備着三把裝滿火藥和子彈的短槍，這是供給他們用來打獵和捕魚的。

我依了他的話都準備舒齊了。在早晨我就把船洗滌一清，掛着旗幟。專以給他款待他的客人。可是沒有多少時候，他獨自跑來和我們說，他的客人因為事業失敗，不去玩了；叫我照常乘着船出發捕魚去，魚捕來以後就把牠送到家裏去，我一一的把這些事都照着他的話去做。

這時我覺得一隻船由我主使，我欲逃脫求救的心，突然又在我的思想裏波動着。我的主人去了以後，我就自己預備一切物件，並不想去捕魚，只是想去航海，我覺得只要離開這裏，就可達到了我的願望。至於航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是沒有預計，也無從預計的。

4

兔脫以後

我已經想到第一條計策，預備假作對馬爾說，我們不可隨便取食主人的食物，應該自己在船上找尋食糧；他很同意，拿了一大籃的麵包餅乾進船來。我帶了一大塊重六十鎊的蜜蠟放在船裏，和一小紫麻線，一把斧頭，一把鋸子，這些對我都有極大的用處，尤其是這許多蜜蠟。

我的第二條計，也把他們騙上了。我把一個叫做馬利的叫來和他說：

「我們主人的軍器都在船裏，你可以去取一些火藥和子彈來嗎？我要爲我們自己幾人殺幾隻水鳥哩。」

「好的，」他說：「我去拿些吧。」

於是他取了很大的一皮包的火藥來，大約有一磅半重，裏外還有不少槍和子彈。他都把牠放在船裏，我又在船裏看見主人的許多火藥，於是我都拿來裝在一隻很空的瓶裏，我是差不多都預備好了。

這樣我們就駛出海口去捕魚了。不幸遇着逆風，否則我可以行抵西班牙的海邊，或加低士海灣，現在正和我相反。但是我只一心要離開這奴籍的環境。不管風向前進，其餘則只好聽天由命了。

我捉了許多時候，一條魚也沒有捉到；因爲當魚剛在釣子上時，我也故意不釣起來。我於是